

臨
河
風
土
志

临河汛土志

绥远社临河通讯

本县为绥西重镇，北依狼

山，与赤化之外蒙古毗连，南与共党潜伏之乌审旗接壤，西以乌拉河隔宁夏，东以昭和渠界五原。黄河横贯其境，杨家河、黄突龙亥河、产金河（永济渠）等大干渠水势畅旺，灌溉极便，支流如网，地质肥沃，产以小麦、糜子为大宗，常称之为「绥远的米粮川」。

居民之由来

临河原为蒙人牧场，清乾隆平西后，(一)始有晋冀经营商者往也，乃落户。清末冀人王同春闾荒于套，开挖大渠，耕者日多。迨产金河（永济渠）开

后，世农于临者渐增，多晋冀籍人。今一区李元
禎之祖父李三为其始主。(二)隔岸山陝两省之河
曲、府谷二县地硠民贫，生计艰难，故无以维生者
流，无法立足者辈多渡河往焉，今之区杨永即其鼻
祖。(三)民九冀省荒欠，饥民襁褓其子，负笈担挑
，西逃来绥。越包入套，见地利生厚乃留，其后该省
往来经商者又增一批。(四)清末民初，绥省盗匪蜂
起，无赖地痞、赌徒者流日多，见弃于罔罔者多逃于
套。今三区张应即此辈之首脑。民七十八绥省年饥，
包萨托固等县之灾民多逃往焉(当时粮价因以飞涨，
富户多死存不卖，刁抢时闻)。(五)湘鲁两省之移民
，比其住民来历之大概也。至其分佈情形，河曲府

右籍者，遍临河，の区尤密。晋冀人散处一区，业商者聚于三区陝坝。山东移民聚于二区，萨托团屯籍者下落一三区者多。此外尚有宁夏籍者，为教甚少。

十年前山村

临河县城原名强家油房，十年前係一山村，住户仅强姓一家，素操油业，以是人呼之为强家油房。今城东北隅之大营房即其故址，人已流散。民十四西北军驻守，萧振瀛氏设治于临河，规划城垣，修筑县府、马路，强令の董了——杨李傅汪——赶修城围，入冬工竣。十五年春，正街商号建筑齐全，工程亦多。魏城，俨然一小市场。夏末冯〔玉祥〕退劫遭损，民十六冬名匪竄扰，后赵青山率众劫攻，城几失陷，商多停业。

民十九年春永济深泛溢，城遭淹没，县府以西之商号咸
倒闭，迄今萧条异常。城内住户百数十家，院多无墙门，
房屋零落，登城俯视，宛若棋子。东关较热闹，两傍商号，
布伏蓐片，字架铺前，添加机光不少。街头巷尾，堆置硬
材竹机，售者多手叫卖，烟馆多如熏灶，三家一个红灯
笼（标志），五家一个清水净烟小牌。死焰臭气刺得鼻子
疼，尘土挡得眼也睁不开。看不完的明妓暗娼，满耳听
得尽兔么去二的赌声，机味别致。城中除户家外，多政
务机关：县府、党部、公安局、商会、征收局、寒北关、邮电两局
、屠宰局……为临河政治中心。

商业之中心

陝坝观名太安镇，距县城八十里，东滨黄突龙河，为第

三五公所所在地。昔为教会所据，住民众教徒。教会筑有小城，若有枪弹，设有公学一所，教徒住就，其经费在坝地附加粮二十元（前载县令停加），作势力雄厚，独自为政，县令写于废纸。自萧氏强^为其霸佔之土地后，房势乃敛，一城仅闢一门，街道紊乱，方向难辨。房屋多歪，高子挤满了，日常用品略全，价较县城廉，高于安市二倍，高会办了处设于此。居民七百余户，有正与取也者很少，妇女多过送往迎来生涯。服装时而不髦，膊系手绢，裤口阔尺许。军队驻札十年，不病花柳疾者百不一见。甚至夕阳西下，比辈青春少女，满街遍巷，广招利市。故谚有之曰：「蹴开门子就上炕」，淫风之盛于焉可见。

高富之集聚

垂會名太和鎮，距县城九十里，陝坝二十里，位于黄突龙之下游。土地之肥美，为全县冠。亩平均年产粮石余，耕作简易，资垫无几，获利却大，居民多殷实。民十八邑东火凯，临河丰收。由临运粮一石，到包可得卖价三十九元，因此发财者颇多。著名之豪富张应、刘计、也原占、李三、郝成等皆居于斯，人多视之为临河的经济中心。其民皆奉教，信仰颇笃，询其原故，多称所耕土地乃教堂赠送，发财全依靠教堂，奉之若天者，不忘恩情也。

地主与佃户

の及之杨家拥据肥田の十余顷，上田约三百多顷，杨家河为其所有，入款颇巨。一区李元祯有地三千多顷，实买三百余顷。以二姓原为王同春之工头，其最初之土地为王氏赠，其余

大部係西北軍所用之軍差收據，存于彼等之手，迨却時馮
着墨六分局拔土以償，所比來（按：一四兩區之地土，皆二姓
之佃民佃戶，對政府所生關係，均由二姓包攬，故此說頗有成
為了實之可能。且民九以前，一四兩區區長，向由楊李二姓充
當，比更有或為了實之可能。傳稱二姓在墨六分局掛地之書
名，多係其地戶，其因在此。）次者如三區之傅妥來、張志、
郭興、郝城、劉七……其土地多來自教會，出價甚微。二區
之陳王二氏等，五年租地由佃戶，五頃收租銀七十、八十兩
不等，所納稅賦軍差攤派，先交地商人，政府或总局向地商
人收取，政府收一地商人帳上，認為慣例。佃戶之于地商人
，形同奴婢，年須奉重禮若干與地商人，其歡好。昔時
佃戶如有婚娶了直，其初夜權操之地商人。今也雖改，

但遇有賤富娑色之妇女，地商人欲一尝试，设佃户不许，即立即撤回其所租之地，燬其所居之室。平时举处若（与地）商人相背，或道地商之不善，亦遭驱逐。至交纳赋税，加以粮物，地商人悉以低于时价之价收之，辛勤终年，完夜足食者无几。灾欠之年，政府恤灾之赈款，多难见着，如民十六之流通券，民十八骑兵四师偿还之军费两万元，民十九郭凤山偿还之军费八千元，民二十年春季之兵灾善后救济款……各地商人均筑有小堡，养有家兵，自备枪弹。出门时，随带卫兵两名，威严十足。

荒古的风味

临河的社会依然滞留在荒古，仅之学上了初期的农作阶段，地虽经垦，大部仍为草原，红柳、竹机、哈木耳

茅子，丛之密之，高四五尺许，沙凹间其中，帚竹走半日，不见一人。偶有之，非草棚似之蒙古包，即似茅卷之小屋，高约三尺，围以小墙，盖以木椽数条，前留小门小窗者一，屋内肮脏无似，屋前有大坑为大小便，堆置灰土之所，此即乡民之居宅也。野多蒙民牧女（身着长袍，腰捆红缎，长毛巾包头，傍系珠之耳垂，足登长靴）、鬼子、黄羊道路不整，迷途无人指，询之无人对，着军服者，土人皆敬畏，食宿随处可，通蒙语者，蒙古包中宿食与自家无异。

交通与耕耘

一、临河设有三等邮局，每日来往信件十次，省垣寄之信件，半月始见回音。陕坝、重会有足差，两日往来一趟。

。楊家河亦有足差一人，往來時日无定。臨陝安有長途電話，消息灵通，省垣拍致之電，三日可到五。二、土人往來多乘馬，載重以車，大小与常見者等，車輪特別大，寸の五尺，轅口橫一木条，擱牛脾上，行動笨滞。耕耘的方法很粗單，上糞那是从未有过的了，犁地也不常見，春間耙过就耘，勤勞时鋤一遍，懶时连一鋤也不，芦草子过麦，草苗齐生并长，有地皆然。水到地头，却是拼上命也要浇。

可惡的渠頭

常言「包东資夫，后套靠非河」，除刮黃风外，全年也得不着三寸雨水，老百姓全靠著黃河过活，年々的修渠費、水租，不知要花多少。每渠有好几个渠頭，这些人都是由大

戶指派的，遇到澆地，小佃戶就得給這些渠頭爺們送禮，請吃飯、許糧，順不了這些爺們意，水到地頭也是澆不上。

城市与政治

城市的房舍也與多間無異，の合头的院子看不到，却是冬就院取土，の坐牆の堵の临街房，留个小門，挖一窗空，屋內黑暗，のの土炕上放盞烟灯，老帚紅日三竿烟筒里才見冒烟，人靜总在十二點。男女便溺不擇地，門前坑就是廁所，房內街外都很污脏，临城找不到一片干净土。临河素以肥富著称，历年執政人員，无论有能无能，胥以賺錢為了，建樹毫無。設治數年，鮮有进步。盜匪不防，河年泛濫，淹没无常。街道失修，城垣傾破。陝甯兩處之街基地，迄未放賣，一任戶家凭力爭佔，糾紛时有。財建兩局长向

由李楊兩姓分任，收支无度，概无預算，和病種々，从未清理。差徭局帶一索十，大斗凹模，民多隱恨。土安局長局者向多不稱職，民十九郭鳳山駐羊許變，槍械全失。街道污秽，尘土飞扬，市民随地便溺。警兵服裝襤褸，形同乡下佬儿，守坐門前，几不识其為崗警也。城內路燈絕无，东吴安置一二暗淡不明的路燈，深夜行人頗感「風吹行路難」之苦！區長权限予縣長，向由李楊任傅の董了充任，公所設于各家府內，收回的糧倒于其倉，收回的錢，放于其庫。公私相混，別无尺度。民十九岳由民厅派員接充，重建公所，寫懸虎牌，形同衙門。一二區長，被控交却；三の區長，民多怨言。村公所老百姓常稱之為最了權府，村長多由各董了指派，且府加委。此輩多係豪劣，一字

不識，理政无方。区政府派款一百，村长以二百收，区长以三百收。闻之区某村公所之一差夫，入所时，夜不遮羞，未及三月，即买马盖房云。

教育之幼稚

临河教育幼稚，人材绝无，多属真确。学校虽多，但多办理不善。县立一校，历史较长，毕业学生仅二十余名，升入中学校者，十余名，中途辍学者六七名。县立女校，创办有年，迄未举办毕业，各区小学校共二十所，师资多下架商人，或村公所计帐先生。学生以住家很远（按：一村大至三十里，而住户零散其间），就学者无几，今春开办者仅九处。现一四两区校长，闻係邮差夫与一小毕业生，县立一校之教员，多係蒸饭军人与「混饭者」辈，学生原

有一百二十余名，現仅十几人，傳稱教育局長係一初中一年級肄業生，習學乃一办呈污吏，无怪各校現狀之糟粕也！

民生与党务

临河自设治以来，平均年，有灾，非兵即匪、水、雹，民间之苦远甚于其他各县。去岁王军屯庄供应繁重，出自佃户，地主、村闾邻长多从中渔利，村或废土，民多流亡。临河位于绥西，交通不便，素无党人足迹。民十九春，阎冯之变，北方党务停顿，始有党员潜往。二十年党务公开，省部派了建章氏为人民团体指导员，组织人民团体。入夏改派筹备员筹备党务，九月正式区分部成立，当时共有党员七人，后增至二十人，刻此土劣嚣张，员责人多高境云。

(平，六，十四)(完)

原载《包头日报》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至二十八、三十日
第三版，原文多有错讹与意义不明处，除明显者予以改正
，个别以「」号加以拟补外，概仍其旧。

抄写人：戈心莫勒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日

